

单地 时空走廊

关山远

新年来了，新的八卦，让人仍然是旧的感慨；他把她当公主，她却没把他当王子。她是他的宝，他是她的草。

童话故事的经典结尾，就是“王子与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”，影响了很多入，包括很多不是王子的男子，从小就做一个娶公主的痴痴大梦。

但读读历史，真的能娶上个公主，还真不是美梦成真。原因很简单：不对等的爱情与婚姻——无论是身份还是心理——难言幸福。

一

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“酒壮怂人胆”故事：妻子傲慢，脾气大，丈夫忍忍忍……忍无可忍，某次喝大了，家暴，逮着做妻劈头盖脸一顿揍。气出了，酒醒了，妻子不见了，原来奔回娘家告状了。丈夫于是有点小害怕。

这类故事，直到今天仍不鲜见，但有的故事一地鸡毛，有的故事却被编成戏剧，传诵至今。上面这个故事，就是经典剧目《醉打金枝》，借酒壮胆的男主叫郭暧，他家暴的女主可不一般，娘家在皇宫呢，她是升平公主，爸爸是唐代宗。

郭暧的爸爸叫郭子仪，历史上的超级牛人，可以说他从安史之乱中拯救了大唐王朝。否则唐皇也不会跟他联姻。升平公主嫁入郭家后，一直没有厘清公主与儿媳的关系，所以对名满天下的公公不太尊敬：你是长辈，但也是臣子嘛。这样自然让丈夫极为不满，摆什么公主的架子？别忘了你也是郭家小媳妇。双方“人设”出现重大分歧，于是冲突爆发。

古代公主的婚姻，复杂就复杂在：“君权”与“夫权”的冲突，夫为妻纲，妻子要听丈夫的，但公主地位尊贵，代表帝王，君为臣纲，臣子得听公主的。这样就成了悖论。

封建社会，妻子必须对丈夫唯命是从，是因为妻子没有独立经济地位，但公主就不一样了，下嫁后有封邑。在唐朝，普通的公主封邑是千户，爸妈疼爱公主，还可封到一千四百户——意思是，有足足1400户的赋税，是供给公主花费的。完全经济独立了。另外，有些朝代公主下嫁后往往设有公主府，有属官、奴仆，出嫁前大兴土木建个宅院，骑马的地位就比较尴尬了，中心只能是公主，他不可能是中心，更像一个附庸。

这完全不是传统的婚姻模式，深深埋着皇族唯我独尊的礼仪与正常夫妻伦常关系的冲突，公主与驸马谁任性一点，后果都很严重。

北齐名臣崔暹儿子崔达肇娶了皇帝高洋的侄女乐安公主，夫妻如胶似漆。但某一天，乐安公主回宫，高洋询问婆家待她如何，乐安公主半是抱怨半是撒娇地说，相公对我很好，可婆婆不太喜欢我。

就这么随口一说，高洋居然找借口亲手一刀杀了乐安公主的婆婆。这不是疼爱公主，纯属杀人立威，彰显皇室之不可侵犯。但公主夫妻之恩，亦荡然无存。崔达肇对公主反目成仇，等北齐灭亡后，崔达肇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杀掉乐安公主，为自己的母亲报仇。

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把女儿郾邑公主刘绶，嫁给皇后阴丽华的亲弟弟阴丰，堪称门当户对，但这对夫妻比较奇葩，“公主骄妒，丰亦犷急”，经常吵架，某次大吵之后，阴丰狂怒，动了刀子，正中公主要害……

冲动是魔鬼啊，结果是这样的：皇帝将阴丰处斩，阴丰父母教子无方，鉴于皇后阴丽华亲弟弟，留全尸，在家自尽，削爵。

不过，《醉打金枝》的结局，皆大欢喜，在皇帝像居委会大妈一样亲自与亲切的调停下，这对小夫妻接下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。皇帝岳父通情达理，公主夫人又被治(打)愈了公主病，纵观历代驸马命运，郭暧算是蛮好的，关键是：他有个重磅爸爸。

正史中没有记载郭暧酒后打公主的事，倒是另有另外一桩，来自《资治通鉴》：

“郭暧尝与升平公主争言，暖曰：汝倚乃父为天子邪？我父薄天子不为！’公主患，奔车奏之。上曰：此非汝所知。彼诚如是，使彼敢为天子，天下岂汝家所有邪？’遂谕令归。子仪闻之，囚暖，入待罪。上曰：郾彦之！不痴不蠢，不作家翁。儿女子闺房之言，何足听也！’子仪归，杖暖数十。”

说的是：小夫妻拌嘴，拼爹，郭暧居然说了大逆不道之话：“你有什么了不起？要知道：我爹不想当这个皇帝，你爹才当得上的！”公主大怒，告

单地 月旦评

朱峰

有的人，平日行事圆滑，却抓住仅有的一个机会慷慨凛然，成就不朽功勋。庞炳勋就是这样一位奇特的将军。

南阳，是河北省新河县一个普通村落。1879年10月，庞炳勋出生于此。辛亥革命后在连年军阀混战中扶摇直上，由一名基层军官一直升到军长，抗战期间曾任国民党部队的集团军总司令，解放战争后期退居台湾并终老于斯。

清朝末年，庞炳勋参加清廷北洋军，清朝灭亡后离开军队回了老家。北洋军阀混战时期，他先是加入了曹锟的队伍，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权后，庞炳勋成为冯玉祥麾下一员战将。随后吴佩孚进攻冯玉祥，在孤立无援境地时，他又转而为吴佩孚效力。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之际，他择机易帜，宣布接受三民主义效忠国民政府。

在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后，庞炳勋仍

富养女儿，养的是心灵丰盈

“

“富养”，如果只停留在物质层面，其结果很可能培养不了一个公主，而是养出女儿一身公主病来。富养女儿，其实更多养的是精神富裕，心灵丰盈，知己知彼，有敬畏，懂感恩，能助人，亦自强

状，皇帝实事求是地说：他说得没错啊。当时郭子仪掌握着全国兵马呢。当然，郭子仪是吓坏了，即使皇帝宽宏大量，他仍然把儿子暴打一顿。假如皇帝不是看他面(实)子(力)，绝对灭族了。

这样的例子，在唐朝很多，比如唐太宗的家教太失败了。如果说“伴君如伴虎”，那么，伴公主如伴母虎。

公主当然都有公主病，刁蛮自私、任性撒泼倒也罢了，驸马只要“耙耳朵”就行，也能过下来，有时还会蛮幸福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，就是西风压倒东风。怕就怕公主病病入膏肓的那一款，自我放纵任意妄为，眼中除了本尊，其他都如草芥。比如碰上一个性开放的公主，频频给驸马戴绿帽子。有人估计不满了：凭什么只能男人出轨？问题关键在于：驸马没法离婚，也不敢大吵大闹，甚至明明戴着绿帽子，还要默默陪着笑。

这个高阳公主骄横狂野，提出过分条件，没有得到满足，心意难平。后来私通和尚，亦可视为她的某种抗议。她爸爸还算护着女婿，一怒之下把那个花和尚给腰斩了，高阳公主更怒了，后来唐太宗去世，她这个做女儿的，一滴眼泪都没有。

只能说，这个高阳公主的家教太失败了。事实上，唐朝公主们的公主病处于集体歇斯底里发作阶段，给后世留下了不少恶名。她们身处中国古代女性地位最高的时期，多以豪放派形象出现。但有时豪放到了极致，就不可爱了，行为不端、骄横无礼、淫荡不羁、强悍泼辣、残暴凶狠的为数不少，高阳公主还不算最厉害的，最厉害的当数太平公主、安乐公主，堪称两大悍妇，贪淫放纵、专横跋扈倒也罢了，她们还干预朝政，谋反叛乱，结果悲剧收场。

她俩都是从小极受宠爱，皇室听其所欲，无不允許，小小年纪，就养成了骄傲任性、蛮横霸道的脾气。这样的姑娘，今天仍然很多，但没有“公主”这个头衔加持，就完全不一样了，自小娇惯的小家碧玉与一国公主，那杀伤力完全是冷兵器与机关枪的区别。

这里要表扬一下大唐后期的唐玄宗，在唐朝皇帝中，唐玄宗重视和管理子女是最为严格的一个，他尤其重视对公主们的管理，常常以太平、安乐二公主为反面例子，让女儿们切莫坑爹坑己。唐玄宗倡导节俭，长女万寿公主下嫁状元郑颢，按照朝廷定制，出嫁时应使用银器装饰的豪华车马，但他却要求女儿使用一般大臣使用的铜饰车马。

唐玄宗很疼爱这个女儿，又因此担心她恃宠而骄。史载，万寿公主出嫁后，唐玄宗老是担心公主在宫中教养不够，慢待夫家。每次公主回宫进见，宣宗必谆谆教诲道：“无鄙夫家，无干时事。”意思是：不得以皇室的身份鄙视丈夫家族，也不得干预朝政。

考验公主的时候到了：皇帝听说驸马弟弟重病，马上派太监前去探望。太医回来后，宣宗专门询问：公主在哪儿？太监答：公主正在慈恩寺观戏。唐玄宗大怒，速召公主进宫，先是让她下车，站在阶下，冷落良久，然后再当面斥责道：“岂有小郎婿，不往省视，乃观戏乎！”哪有小叔子病成这样，做嫂子的还自顾自看戏的道理！别人要是知道了，不光说你不懂事，恐怕还要说你老爹没教育好你了！公主一看老爹震怒，也吓坏了，跪地求饶。

但这样的皇帝爸爸太少啦。

其实，唐玄宗也是迫于无奈，话说“皇帝的女儿不愁嫁”，但他已深感无人愿娶公主的切肤之痛了。把女儿在变成大龄青年之前赶紧嫁出去，成了唐朝不少皇帝的一大心愿。

唐玄宗对女儿要求严格，对驸马郑颢很好，但他的爱婿仍然充满了对这段婚姻的怨恨。他是名门之后，才貌双全，宰相白敏中推荐给皇帝当女婿，皇帝也满意，但郑颢不干，他在老家已

在各派势力之间不断游走。开始在武汉听命于汪精卫，随后北上投靠冯玉祥。中原大战中，由于张学良入关支持蒋介石，冯玉祥、阎锡山讨蒋失利，庞炳勋也被张学良收编。九一八事变后，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同盟军，庞炳勋被蒋介石收买，讨伐冯玉祥。

庞炳勋左右摇摆，却一路升迁，从营长、团长、师长到军长。唯一的后遗症是，他的部队永远不处于任何最高统帅的嫡系，总是被当作杂牌军看待。而这也锻造了庞军的一大特色：善于避实就虚，保存实力。

庞炳勋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是在抗日战争台儿庄战役中，他临危受命，以弱对强昼夜血战，在山东临沂成功阻击日军精锐部队，拉开台儿庄大捷的序幕。而他一生中 most 耻辱的经历也在抗战期间，日军扫荡太行山时将其活抓，随后

有心上人，即将完婚，白敏中急了，各种招数使尽，成功棒打鸳鸯，把这个优质男青年推进了公主怀抱。

郑颢受尽恩宠，却始终难忘初恋的味道，一腔怒火，泄到媒人身上，三两天就上一份折子弹劾白敏中。后来，白敏中出镇邠宁，对宣宗道：“郑颢并不想娶公主，因此怨恨于臣。臣在朝中，他无能为力。臣若出镇，他定会中伤于我。”宣宗道：“我早就知道了，你怎么到现在才说。”说完命人将一个怪函交给白敏中，道：“这里面都是郑郎诋毁你的书笺。我若是相信，你又怎会有今日。”白敏中这才得以安心。他估计是历史上最郁闷的媒人了。

三

不可否认，历史上公主也有美满幸福的爱情与婚姻，比如西汉时的平阳公主与大将军卫青，比如清朝的固伦纯慈公主与蒙古贵族策凌。读了他们的故事，又相信爱情了。

这两对情侣的故事，都是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。卫青是私生子，出身卑贱，小时候曾经做过平阳公主的奴仆，此后居然能够逆袭娶了公主，绝对是有缘。

平阳公主此前嫁过两次，两位前夫均过世了，此刻，她和卫青——昔日的小厮，如今屡败匈奴、名满天下的大将军——擦出了火花来，卫青的夫人也去世了。平阳公主热爱成人之美，她给弟弟汉武帝先后介绍过卫子夫(卫青的姐姐)和李夫人，都极受武帝宠爱。这一次，她没有让自己错过卫青。两人婚后在一起生活了十年，卫青去世。平阳公主临终前，决定与卫青合葬。

固伦纯慈公主是康熙帝第十女，豆蔻年华时，恰逢蒙古贵族丹津带着孙子策凌投奔清廷，策凌被授为轻骑都尉，留居京师，入内廷学习，与公主成为同学。两人年龄相仿，可谓青梅竹马。但爱情不经一些波折，也难以后世传诵了。公主因病，错过了与策凌的婚姻，她辗转于深宫病榻，策凌娶妻生子，南征北战。后来策凌夫人因难产去世，他和她，又走到了一起。遗憾的是，公主体弱多病，两人婚后四年，公主病逝。四十年后，她的墓穴被打开，迎来了合葬的丈夫。《清史稿》对策凌评价很高：“终清之世，为主婚者，前有何和礼，后有策凌，贤而有功，斯为最著。”

这两段姻缘，都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与祝福，极富戏剧性。但这么美好的故事，却与大多数公主与驸马无缘。

公主的婚姻，难言幸福，跟女权无关，并非因为公主打破了父系社会、男权社会男尊女卑的传统格局之缘故，而是因为爱情、婚姻跟政治绑在一起，被权势所左右。可以说，娶了公主，颇感痛苦之根源，源自体制问题。

南北朝时南朝驸马江革，在被皇帝看中后，曾长篇大论写了《辞婚表》，坚决不愿娶公主。当然，《宋书》上说，其实并不是出自他的手笔，是皇帝托人代写的，只是为了教育公主：看看你们把驸马欺负成什么样子了，再不悔改，小心以后没人敢娶。

《辞婚表》列举了诸位驸马婚后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的惨状，也点出了驸马们悲惨的症结所在，大意是：家庭中，感情第一，和国法有啥关系？可是公主们却金口玉言，说的话就是法律。闺房之内，好像军事法庭；夫妇之亲，她却成了主子，丈夫却成了奴才；连一句玩笑话都不敢说，偶一不慎，说了两句，立刻就构成监狱……

公主代表高高在上的君权，绝对不愿也不能与老百姓打成一片，即使嫁人了，仍然高高在上，与驸马虽然名为夫妻，却还是要遵从各种君臣礼节，公主住在公主府，与驸马分别起居饮食，一般朝夫不能随意进府，除非公主吩咐。

历朝历代，最不缺的就是把一点小权力玩得淋漓尽致的小人。驸马想见公主，得讨好公主府的小人，说好话还不行，得塞钱送礼。弄到后面，公主想见驸马，也得先摆平身边这些小入。

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中有个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容嬷嬷，历史上真有其人。明神宗女儿寿宁公主的驸马是冉兴让，年轻夫妻，彼此想念，有个晚

上，驸马没跟公主府管家梁嬷嬷梁盈女打报告，私自跟公主相会了，正如胶似漆呢，却被梁盈女火冒三丈地闯进来，将驸马从床上拖下来，拉出门，暴打一顿。公主出来劝解，也被大骂一通。

是可忍孰不可忍？翌日，悲愤的公主入宫告状，但梁嬷嬷早恶人先告状了。结果公主被母亲拒绝见面，驸马也想告御状，结果被梁嬷嬷的相好太监找打手又暴打一顿，打得精神都快失常了。

皇权之下，宫廷之中，哪有正常的亲情？皇子公主生下来之后，立刻被乳母喂养，难得与亲生母亲朝夕相处，更别说与父亲嬉戏、亲亲抱抱举高高了。驸马的命运自己无法掌握，公主又何尝能掌握自己的命运？被和亲、被订婚、被政治交易……那位可怜的长平公主，年仅16岁，却在北京被攻破前，被绝望的父皇崇祯一剑砍断左臂，崇祯的理由是：汝何故生我家！

四

1912年2月，清帝退位，中国的封建制度垮了，君王没了，“公主”这个身份，也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但各种各样的“公主”，仍然存在：有父母眼中的公主，有男友或丈夫眼中的公主，也有自视的公主。公主不再是政治身份，更多是一种炽烈的情感，是对方无私的爱，是包含了娇宠、呵护、欣赏、尊重在内的“蜜汁称谓”。

但公主，不等于公主病。

什么是公主病？饱受公主病折腾者，各有各的苦水，但总体说来，大致有这些症状：

其一，超级自恋。超过现实地放大自己的优势，待人处事，极端情绪化，控制欲望强，永远把自己的感受、需求放在第一位，基本上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，其他人都是伺候本公主的。

其二，不愿担当。对人对自己，双重标准，放纵自己，苛求他人。明明自己做错了事，却希望别人埋单，不愿意承担责任，不愿意面对难题，不愿意解决困难，所有问题归于外因，与本尊无关。

其三，贪图物质享受。娇生惯养，好逸恶劳，讨厌任何劳动，极度重视物质生活，处处希望得到别人的优待照顾，且以为理所当然，不懂感恩，“因为我是公主，我应该得到这一切”。

“公主病”是恋爱婚姻中的超级杀器，要求男方放弃尊严来爱自己，却认为自己得到的一切，天经地义；给予对方一点，已是天大的恩赐。

古龙《多情剑客无情剑》中的林仙儿，就是一个公主病重症患者，她一度是骄傲而偏激的剑客阿飞心中的公主。她是个荡妇，却在阿飞面前扮成白莲花。她不懂珍惜，以为对方的爱，不会枯竭，她一次次愚弄、欺骗甚至羞辱对方，却自恃自己是他的公主，他必须无条件对我好。

林仙儿只是失去之后才感觉到阿飞的重要，她从未爱过他。在拥有对方爱情的时候，她从未认真过一回事，她只是洋洋自得享受这种感觉，也习惯了这种感觉，她不在乎对方感受，更谈不上去尊重对方，她要的只是对方放弃尊严，不顾一切，臣服在她脚下。她要的是一个奴仆对公主的爱。

但是，公主与奴仆，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。西汉的平阳公主能够嫁给曾经服侍过自己的卫青，是因为时过境迁，她仍然是公主，而他早已不是奴仆，身份上不是，精神上也不是。

网上有句话说得很精辟：最幸运是——有公主命，却没有公主病。最悲剧的是——没有公主命，却一身公主病。

事实上，像林仙儿这样的公主病重症患者，又怎么会爱上自己之外的任何一个人？何况，她并不是公主，他也不是奴仆——身份上不是，他还打碎了精神上的奴仆枷锁。

公主病，挺不好治。现在社会都在流行“富养女儿”，言之凿凿：让女儿从小就住五星级酒店，她以后不会被骗到校园外的小旅馆开房；从小让她品尝山珍海味，她以后不会因为吃个100元标准自助餐就怦然心动；让她从小拥有名牌，她以后不会在一个山寨的包包面前迷失自我……

这种观念，令人遗憾，如此“富养”，仍然只停留在物质层面，其结果很可能培养不了一个公主，而是养出女儿一身公主病来。富养女儿，其实更多养的是精神富裕，心灵丰盈，知己知彼，有敬畏，懂感恩，能助人，亦自强。

当然，一味说“公主病”，对女性并不公平。当今社会，“王子病”同样流行。只能祝愿：精神富裕的“王子”能够遇到“公主”，而“王子病”不要惹上“公主病”，那将是小行星撞地球一般惨烈。

1949年南京解放前，庞炳勋带着姨夫大和十一儿女到了台湾。还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留在了大陆。1963年1月，庞炳勋病逝于台北，终年84岁。

如今，在他的老家新河县南阳县，已难觅将军遗迹。91岁的庞庆廷仍在村里居住，他是庞炳勋的叔伯侄子，虽然年事已高，思维还很清晰。据他回忆，自抗战爆发以后，庞炳勋就没有回过老家，他的子女，无论是遗留大陆的还是没有往台湾的，也从来没有回来过。五十多年来，没有任何庞炳勋的后代前来寻根问亲。

他们没有间断了与故乡的联系？这位九旬老人没有回答，他深邃的眼神望向远方，良久之后，发出一声轻叹。

此情此景正应了那首千古佳句：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

单地 域外

江亚平

1996年，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的心理学家贝拉·德保罗对147名参与者进行为期一周的调查研究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，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说一两次谎。比如，有人觉得朋友的衣服很不得体，但却违心地告诉朋友说，“你的这件衣服看上去不错”。再比如去医院探望病人，明明知道病情很重，但却安慰说，“没事，你会很快好起来的”。还有人为了避免尴尬处境，假装不知道配偶已经丢了工作，等等。尽管其中不少谎言是无辜甚至是善意的，但撒谎是人们生活中常见的现象，这一点恐怕无人否认。

普通人的善意谎言由于无伤大雅，也就无人追究或苛责。即便是恶意的谎言，最多是让撒谎者本人失去信用，造成社会疏离，对整个社会不会产生什么影响。但如果美国总统撒谎呢？那就不同了。往小里说，这是一国之君的人品和道德问题。往大里说，这是关系到千万人的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大事。更何况，总统乃人中龙凤，层层选上来的，有道德瑕疵或者善于撒谎的人，怎么会选上来代表人民和国家呢？所以在人们的印象中，总统不但要有超凡的能力、过人的胆识和卓越的远见，还应该是道德的楷模，国家的形象，总是“高大上”的代表。

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，美国总统往往是靠不住和信不过的，因为他们不得不经常撒谎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，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因撒谎导致美苏发生一次严重危机。1960年，美国不断派出侦察机入侵苏联领空，以掌握其军事机密。当年5月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雇员鲍尔斯驾驶一架U—2侦察机深入苏联领空，被苏联的防空部队发射的导弹击中，鲍尔斯跳伞后被活捉。然而，美国国务院并不知道鲍尔斯被抓，于是公然否认有侦察机故意侵犯苏联领空。艾森豪威尔也发表声明，声称此事他未曾授权，等于公开否认此事。随后，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将被活捉的飞行员展示在世人面前，艾森豪威尔这才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间谍飞行。这一真相被媒体报道后，令大多数美国人感到震惊，美苏关系也随后趋于紧张，并导致苏联后来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对抗美国，差一点引发核大战。艾森豪威尔后来在离职时对记者袒露心扉，把美国在U—2侦察机上的谎言看成是他任总统期间最大的遗憾。“我从没想到撒谎的代价如此高昂，如果事情再发生一次的话，我宁愿闭嘴，一言不发。”

而尼克松总统更是因为著名的“水门事件”而黯然辞职下台，成为唯一一位因丑闻而下台的美国总统。前总统杜鲁门曾这样评价尼克松：“他能够用两片嘴唇同时撒谎。即使他保证说真话，也是在撒谎，以免荒疏了撒谎技巧。”后来卡特总统在回忆水门事件时则说：“在我国200年的历史上，他是最不诚实的总统。他玷污了总统的名声。”连著名的历史学家詹姆斯·麦格雷戈·伯恩斯对如何评价尼克松都表示出困惑：“一个人要如何评价这样一位总统，如此他的辉煌，但又如此的不道德？”从尼克松执政时发生“水门事件”开始，美国政治家就玩“门”干上了，一扇又一扇的“丑闻门”事件，让人不禁发出“白宫门重重几许”的感叹。

人们不禁要问，总统公然撒谎，既玷污了总统本人的声誉，也与美国民主制度的根本原则背道而驰，如果总统做出的决定符合国家 and 人民的利益，他还有撒谎的必要吗？

其实，总统撒谎的原因很多，有的是政治斗争需要，有的是过于自信，有的是缺乏安全感，有的是为了一己私利，当然也有的是为了国家利益和外交战略，不一而足。按照美国政治哲學家刘奥·施特劳斯的分析，政治生活与欺骗紧密相连，换句话说，欺骗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“常态”，建立一种没有欺骗的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，而一定程度的公开欺骗也被认为是绝对必要的，便于政治上操作方便，也是国家战略的需要。“政府官员公开发表的言论必须谨慎，道理很明显：如果我说实话，我等于在帮助敌人。”

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新闻学教授厄里克·阿尔特曼在2004年出版的《当总统撒谎时：官方欺骗的历史及其后果》一书中就指出，绝大多数总统都会欺骗记者和公众，因为总统的一些秘密行动涉及国家机密或者核心利益，是不希望民众知道的。在外交行动中，如果什么计划都让国人知道，还有什么国家机密可言，还怎么对付敌人？总统所进行的大国政治外交是很复杂的事情，而公众则很少有人被要求以这种方式去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当政府要与他国进行交易或者为了某种目的做出让步时，总统往往愿意用欺骗而不是教育和解释的方法去面对民众。

阿尔特曼通过研究发现，官方谎言的真正麻烦是谎言有自我复制功能，即国家领导人对他人的人民是说说，他就越不得不对他人撒谎。也就是说，一个谎言抛出去后，需要用另一个更大的谎言来加以掩盖。最终，谎言会形成自己的生命力，并逐渐控制撒谎者。谎言在短期内对总统似乎是有有效的，这就容易让总统忽视谎言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带来的危险后果。因此，如果能够以史为鉴的话，那就会知道，总统对那些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政治事件是不能撒谎的，尤其是那些涉及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重大事件更是如此，否则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。

美国总统为什么爱「撒谎」